一、古老的民族

仡佬族是贵州省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的先民为濮人。川南一带的濮人古文献写作“僰”，“僰”的音义均与“濮”相通。商周时期，濮人即活跃在我国西南地区。濮亦写作“卜”，《逸周书》谓“卜人,西南之蛮”;《左传·疏》谓“濮为西南夷也”。商代初期，濮人曾以土特产丹砂贡献给商王，后又积极响应周武王伐纣，参加旨在推翻暴虐商政权的战争，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春秋初叶，由濮人组成的部落联盟——牂牁，曾与称霸诸侯的齐桓公相通好。《管子·小匡》载：“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南至吴、越、巴、牂牁、[illegible]、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齐桓公因自己的声威能远播濮人及其他民族先民所在的边远地区而洋洋得意之情跃然纸上。战国至秦汉时期，威震西南的夜郎国即为仡佬族先民濮人所创建。亲临西南地区作过考察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明确地结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雄踞祖国西南地区的夜郎国，在西汉时期即传闻拥有精兵 10 万，所辖区域以今贵州为主，兼及滇东北及川南一带。夜郎王凭借强大实力笑傲王侯，称霸一方。当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闻知有夜郎这样一个强盛的地方政权存在之后，异常重视，两次派员出使夜郎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招抚，使之内附，继而又在夜郎地区设郡置县，将夜郎纳入汉王朝版图，成就了西汉中央王朝开拓西南之赫赫功烈。

先秦时期,部分越人移入西南地区,经与濮人错居杂处,加之经济文化的长期交往,逐渐融合于濮人之中。濮越融合的这部分形成为新的群体——僚(僚旧时写作“獠”,读为“佬”)。

西南地区僚人中的大部分于唐代形成为单一的民族“僚”,宋代文献始记写为“仡佬”。宋元朝清历代汉文文献中的仡僚、佶僚、土僚、秃喇、老佬、革僚、閤老等都是仡佬族的同称异写。自西北南下的部分氏人系彝族先民，在汉代就与仡佬族先民频繁接触，关系密切，他们目睹濮人发展为仡佬族的这一历史过程，故其后裔彝族至今仍称仡佬族为濮。彝文文献多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记载，读音均为濮，所指即为仡佬族。彝族还称夜郎国的发祥地遁水（今北盘江一带）为“濮吐诸液”，意为濮人开凿的河流，亦即仡佬族先民开凿的河流。大方县青山乡的仡佬族至今还自称为“濮”。

濮（或僚）人是由许多氏族部落组成，住地辽阔，与诸多的民族错杂而居，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同，在经济文化上既有同一民族的共同特征，又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在民族内部存在着众多的支系。明清文献对此多有记载。这些支系是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青仡佬、大披袍仡佬、小披袍仡佬、锅圈仡佬、木仡佬、土仡佬、水仡佬、打牙仡佬、打铁仡佬、篾仡佬、雅意仡佬、徕仡佬、彝仡佬、苗仡佬等。其中，锅圈仡佬、木仡佬、土仡佬、水仡佬等今已消失。各支系在贵州的分布是：红仡佬主要在仁怀、黔西、金沙、大方、关岭、晴隆；白仡佬主要在金沙、大方、普定；青仡佬主要在仁怀、遵

义、金沙；小披袍仡佬主要在平坝、清镇、安顺；大披袍仡佬主要在六枝、镇宁；打牙仡佬主要在普定、织金；打铁仡佬主要在六枝、大方和水城；篾仡佬主要在水城；雅意仡佬主要在黔西、织金；彝驻要在大方；苗仡佬主要在普定。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有红仡佬、白仡佬、花仡佬、青仡佬。广西隆林、西林有红仡佬、青仡佬和徕仡佬。仡佬族的不同支系间，语言不通，云南省麻栗坡县董度乡新寨的仡佬族，有红仡佬、白仡佬和花仡佬三个支系，他们长期生活在同一村寨内，却不能用仡佬语交谈，相互交谈时用的都是汉语。一般各支系互不杂处，基本上是一个村寨为一个单一支系的聚居。到了近代，仡佬族村落日趋稀少分散，村寨之间相距甚远，因而交往很少，相反，却与汉、苗、彝、布依、壮等各族村寨为邻，与这些民族的交往反而较为频繁。



村　寨

苗族称仡佬族为“克”或“蒙徕”；布依族称仡佬族为“布戎”、“布央”壮族称仡佬族为“布央”、“布徕”汉族称仡佬族为仡佬、古老。仡佬族内部则有哈仡、截倮、褒佬、布告、布尔、埃审、濮佬、葛佬等不同自称。

仡佬族的语言独特，其语言特征是复音较多，有双塞边音、舌尖塞边音、舌根塞边音、小舌塞边音、鼻边音和擦边音等。语序排列上，否定副词后置，即否定副词“不”置于句末；“不吃饭”排列为“吃饭不”；“不去”排列为“去不”。仡佬语保存着古僚语、傣语的一些基本词汇，如僚语中父曰“波”，母曰“摸”，田曰“批底”，广西隆林仡佬族现仍称父亲为“波”，母亲为“摸”，田为“麦底”。《华阳国志·南中志》、《魏书·僚传》、《桂海虞衡志》及杜甫诗《云僚奴阿段》中的“阑干，僚言伫也”，“丈夫称阿段”、“妇人称阿姨”、（姑娘为）“阿稽”，（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一村中惟有事力者郎火”等名称，同现代仡佬话中相应称谓仍相同或相近，如称芒麻为“兰格”、丈夫为“阿道”、妇人为“阿牙”、姑娘为“阿纠”、房子为“改兰”、寨老及头人为“郎火”[①]。仡佬族人少寨孤，在与四周民族长期交往中，语词和语法上均受到他族语言影响，如生活在布依族、壮族聚居区的，则受到壮侗语族的影响，生活在苗族聚居地的，则受到苗瑶语族影响。仡佬族与苗、彝、壮、布依族杂居者，多能操这些相邻民族的语言，而相邻民族则不能讲仡佬语，他们认为仡佬语绕口，难懂、难学。正如《清稗类钞》所谓：“仡佬风俗

① 见《贵州民族志·仡佬族志》。

言语自为一种，与苗（泛指其他少数民族）大异”。过去，仡佬族人普遍能讲两种以上语言，既能讲母语，又能说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现在，能说仡佬语的人已很少，仅有万余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的大方、织金、镇宁、关岭、普定、贞丰、六枝、水城、安顺、平坝以及广西隆林和云南麻栗坡等地区。语言学界将仡佬语划归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仡佬语可分为黔北方言、黔中方言、黔西方言和黔西南方言，每一种方言内又有几种差别，从而形成若干种土语。

尽管明清以来，仡佬族住地剧缩，人口锐减，许多地方已无仡佬族居住，但与仡佬族及其先民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普安、普定、普底、濮老场、濮竹溪、卜口溪、卜家山、卜生台、仡佬山、仡佬箐、仡佬岩、仡佬丫、仡佬湾、仡佬寨、仡佬场、仡佬井、仡佬坟、仡佬桥、满戎、徕子坡、徕子洞、徕子寨、赶徕坟、赶来溪、央木寨、者央寨等。黔中地区仡佬族因住居当地的历史最长，特被称为“古族”或“古老族”，黔北地区的仡佬族有的被称为’古老户”。贵州大部分地区的各族中部都有关于仡佬族的种种传说。

仡佬族祖先世居贵州高原。这里地形复杂，崎岖不平，高原、山地占 87%，丘陵占 10%，洼地及河谷坝子占 3%，素有“地无三里平”之说。高原和山地的山峦多为岩石，有表土的山很少，且土层薄而瘠，又无水灌溉。洼地及河谷，土厚而肥沃，利于灌溉，适宜于农业生产，但面积都不太大，且分布零散，大坝子极少。在自然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仡佬族先民创造并运用石斧、铜锄、铁锸之类的工具，于深山密箐里开垦出丘丘水田和旱地，用血和汗完成着拓荒的业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各族人民对仡佬族先祖拓荒功绩十分崇敬、世代缅怀，称仡佬族先祖的“地盘业主，古老前人”，流传着“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民谣。每当祭祖之时，他们总不忘先向仡佬先祖奉献一份祭物，念请“地盘业主，古老先人”前来享用。彝族旧时每三年要举行一次隆重的仪式，专为祭祀仡佬族的祖先。《平远州志·艺文志》曾这样记载：“仿依先朝旧制：满三年一普伙。普谓仡佬，伙为祭献”。随着仡佬族在历史上的衰微，仡佬族的社会地位变得很低，受着各族有权势者的凌辱与歧视，但是在仡佬族一年一度的“吃新节”和办理丧事时，其他族的统治者们都不得不暂抑权势，与各族人民一道，表示对仡佬先祖的敬重。每当农历七月或八月作物成熟时，仡佬族人成群结队到村寨周围的田里摘谷祭祖，让祖先尝新，称为“吃新节”。仡佬族人可于村寨附近任何民族任何人的田里摘取些许谷物，不会遭到斥责、阻拦。相反，田主还希望仡佬族人能到自家的田地来，不仅视为传统习惯，还认为仡佬人摘过谷的田地，来年会获得丰收。贵州其他民族在出殡、送葬时，一般都要沿途丢纸钱，称为’丢买路钱”。而仡佬人在出殡时没有这一习俗，因为当地人都公认土地是他们祖先开辟的，所以送葬无需花钱买路通行。有的出殡途中遇到他族村寨，可直接抬棺穿过该村寨，不需绕道，甚至可以任意选择占用属于他族人所有的土地作墓地，他族人没有异议。

仡佬族古代分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湘西、川南、滇东北、桂西北一带。在历史长河中，苗瑶族群自东而西，氐羌族群自西而东，百越族群自南而北，汉族自北而南，移入贵州。贵州成为我国西南部民族大对流的交汇点，仡佬族正处于交汇的中

心。各族人民与仡佬族长时期、大范围的错居杂处，在经济文化上交往渗透，血缘上相互融合。历史上就有不少其他民族的一部分演化为濮人（僚人）或濮人（僚人）变化成为另一民族的成员的事实。彝族先民在滇东北、川南、黔西南与仡佬族先祖濮人相遇接触时，濮人势力强大，在濮人较发达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有的逐渐效学而变成了濮人。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多有‘变濮人去了’‘变成了濮人’的记载。而当濮人为阻止彝人的进犯，进行反抗，遭到镇压。“濮裔以万计，久为彝所平”，做了俘虏的濮人则逐渐变成了彝族。《西南彝志》还记载有彝濮通婚的情况：“能沽濮姑娘，穿铜袍铜衣，着铜裙铜裳，嫁给纪木纤，又嫁给朱堵纤，生八个女儿，使八支黑箭。”生息在云南文山州的濮标、濮喇本为濮人族系，因受彝族影响，习俗接近彝族，后渐成为彝族的一支，称为“濮剽倮倮”、“濮喇倮倮”。有的仡佬族说彝语、着彝服、行彝俗而被称为“彝仡佬”。黔东北地区“改土归流”最早，579 年前，废除雄踞该地的思州、思南两宣慰司设置八府后，汉民随之大量移人，在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下，这一带的仡佬族人大多变俗从汉。当地人称这批仡佬族人为“转窝子”。明代中、后期，“调北征南”，屯驻贵州汉族军士，因卫所屯田制松弛，再加军官的暴虐，不少人逃匿仡佬族村寨，娶仡佬女子为妻，变服从俗。其子孙虽为仡佬，但在为男性老人送葬时，孝子要扛枪端挂有一双草鞋的红缨枪送葬，表示对当年先祖征调来黔的纪念。苗族西迁至湘西，与仡佬族长期共处，这部分仡佬族到了清代，语言、习俗渐近于苗，遂有“仡佬苗”之称，成为苗族的一个支系，其语言构成苗族东部次方言。贵州普定县补郎区的苗仡

佬，是仡佬族的支系之一。他们说苗语、着苗装，习俗与苗族同。据说，他们是百余年前一位仡佬族男子去那里的苗家入赘繁衍的子孙。云南文山州的“土僚”和广西西北的“布央”，因生活在壮族聚居区，语言及习俗与壮族有相同之处，解放初期划归壮族。



二、贵州历史的见证

战国至西汉，仡佬族先民在西南地区创建了众多的邦国，著名的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僰、鳖、毋敛等。夜郎中心区在今北盘江流域，句町在今广西西北部，漏卧在今滇东南，且兰在今贵州安顺地区，僰在今四川宜宾地区及滇东北，鳖在今遵义地区，毋敛在今黔南境。诸邦国中以夜郎势力最强，四周诸国尽慑服于其。贵州大部及川南、滇东南、桂西北辽阔地域均为夜郎的势力范围。僰国特产蒟酱。蜀国商人将此特产由牂牁江（今北盘江）转贩南越之番禺（今广州）。夜郎成为南越与蜀两地商品贸易转运地。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灭巴、蜀两国置郡，灭僰设县，遂派常頞修五尺道（道宽五尺，为今之三尺左右），巴、蜀两郡豪强得以深入川南和滇东北，掠走大量仡佬族先民转卖为奴。

西汉初年，是夜郎奴隶制地方政权为鼎盛时期。仡佬族先民铸制、使用大量的锄、锸、斧、刀和渔叉等青铜器生产工具及剑、钺、戈、矛等青铜兵器。剑、刀、斧等铁质器具亦大量铸制使用。农业经济以稻田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而刚刚建立起来的汉王朝，面临人口流失、生产凋敝的残破局面，再加上西北边境不断遭到匈奴侵扰，南方的南越也不时向北进犯，因而无暇顾及西南，对强大的夜郎处于无知状态。割地自雄的

夜郎统治者们也不知有汉。汉武帝时，国富兵强。他南击越人，北攻匈奴。建元六年（前135），在攻溃东越之后，乘势派唐蒙“风晓南越”。南越人以蒟酱招待唐蒙。唐蒙在询问蒟酱由来的过程中，得知夜郎及其战略地位与实力。唐蒙回到长安，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以制南越。汉武帝“既感邛竹，又甘蒟酱，乃拜（唐蒙）为中郎将，往喻意”。唐蒙率领将士千人、丁夫万余人，载着丰厚的物资，出巴符关入夜郎。获取蒟酱成为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动因之一。唐蒙会见了夜郎邦侯多同，并说服了夜郎国及其他的一些邑君长同意汉朝在此地区设置吏制。朝廷遂于这些地区设犍为郡，以訾为郡治。为加强对夜郎的控制，朝廷曾调巴蜀广汉军士数万人开修自遂于这些地区设僰道至牂牁江的通道，但终因耗费巨大，粮饷不济，加上气候不宜，死于饥疲者甚众，三年后便停止修路。朝廷对夜郎的经营也随之放松。元狩元年（前122），因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为匈奴所梗阻，汉武帝令王然于、柏始昌等出使西南夷，另寻通身毒之路。当汉使与夜郎侯会见时，“不知汉大”的夜郎侯竟发出“汉孰我大”的疑问。成语“夜郎自大”就是形容这种无知而又自大的心态。其后，南越反，朝廷调且兰兵征讨南越时，且兰君拒不从命，并杀死使者与犍为太守。朝廷只得另调巴蜀“罪人”攻打南越。事平之后，还兵击斩且兰君，接着乘势在夜郎辖区设置牂牁郡，以便扼制。此事震动了夜郎侯，使之懂得不可与汉朝廷抗衡，否则会有性命之忧，遂入朝称臣，被封为“夜郎王”。汉武帝在位期间，西南夷首领获得朝廷王位者仅夜郎与滇。

西汉后期，成帝河平年间（前28—25）大兴赋役，重用

外戚，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朝威聚降。夜郎王兴、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之间，常举兵互攻，战火连绵。朝廷遣大中大夫张匡持节调解，夜郎王公然不从。朝廷又派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陈立到牂牁后，召见夜郎王兴，用伏兵将兴捕杀，取头示众。句町王禹、漏卧侯俞见状十分震惊，赶紧献上粟千斛及牛羊犒劳吏士，表示顺服。夜郎王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不服，率众邑反抗，陈立亲自督战，用绝粮道、断水道及反间等计谋，迫使其内乱，斩翁指“持首出降”。夜郎覆灭。濮人崇拜竹图腾，传说夜郎王生于竹，故以竹为姓，又称“竹王”。夜郎王被诛，濮人不服，曾聚众围城抗议，朝廷只得建竹王祠祭之，以缓解民族冲突。夜郎王国的灭亡，是仡佬族历史的转折，是仡佬族社会由盛到衰的起点。从此，不再有强大政权的出现和存在。仡佬族社会日渐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发展滞缓。

三国时期的云贵两省大部及川南一带称为“南中”。濮人聚居的牂牁郡，隶属于蜀国。建兴元年(223)，牂牁太守朱褒乘刘备被东吴大败身亡、国势危急之时，与越巂郡守叟帅高定元、益州郡大姓雍闿、建宁郡大姓孟获联合起兵反蜀。三年春，诸葛亮为稳定后方，分兵三路征南中。南中平定后，留将军马忠任牂牁太守，对濮人、氐人等各族人民实行统治。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战乱不止，濮人(或僚人)所设郡县多系遥领，形同虚设。

隋唐两宋时期，仡佬族地区的政权形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湘西、川南部分及乌江以北，中央王朝能控制的地区，在辰州、戎州、昌州、荣州、泸州、资州、嘉州、巂州、思州、奖州、费州、夷州、珍州、播州等有众多仡佬族人居住的地区设置经制州下州，直接征收贡赋。其中有的是专因仡佬人而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曾被废去的昌州，在大历十年（775）经奏复置，用“以镇押夷僚”。费州是在“招慰生僚王元珠、多质等归回”后始置。北宋末年设置归化郡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抚僚户”。二类是中央王朝势力影响不大的乌江以南地区，设置来者不拒、去者不究的充州、牂州、蛮州、矩州、庄州、应州、明州等羁縻州。这些羁縻州都是因仡佬族首领入朝表示内附后开始设置的。武德三年（620）仡佬族首领谢龙羽遣使至长安朝贡，唐高祖以其地为牂州，授谢龙羽为牂州刺史，并封为夜郎公。贞观三年（629），谢元深头戴熊皮冠、额饰金银络、身披毛帔与谢强一起，朝觐唐太宗。中书侍郎颜师古见状颇为感慨，特奏言：“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请撰为《王会图》。”唐太宗采纳了颜师古的建议，并于两谢所辖区域分别设应州、南寿州（后改为庄州），并拜二人为州刺史。此外川南的南广河流域设立的德州、珙州、筠州等16个羁縻州及其所辖之县也多是仡佬族人。

元代建立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明朝则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清代改称为省。在元代的11个行省中，仡佬族分隶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在明初的12个布政司中，仡佬族分隶于湖广、四川、云南三个布政司。永乐十一年（1413），明王朝增置贵州布政司后，仡佬族分隶于贵州、湖广、四川、云南四布政司。清代则分属于贵州、湖南、四川、广西、云南五省。明王朝建立，以梁王为首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盘踞云南。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30万大军征云南。云南平，为稳定局势，留军驻守，屯田以自给，在仡佬地区的交通孔道、战略要地广设卫所，实行军事控制与弹压。

卫不仅掌军事，还兼管辖区内的民政。元明清三代，在我国西南部诸省实行全国划一的流官统治的同时，为适应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与不平衡性，又在各省少数民族聚居地施行土司制。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及土府、土州、土县等不同类别及等级，并委任该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土同知、土通判、土县丞等职。其中，播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草塘安抚司、珍州长官司、木瓜仡佬蛮夷军民长官司、帖仡佬等处长官司、仡佬寨长官司、三寨猫仡剌等处长官司处长官司等大小土司，均是仡佬族人世袭。其它各土司的统治虽是他族人，但土司辖区居民亦多有仡佬族人。大小土司“世有其土，世长其民”。他们直属于兵部或吏部，每年或每三年定期入朝觐见、纳贡，为朝廷承担守土、征调、输赋等职责。在其辖区内，土司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特权。随着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的不断开展，土司制区域日窄，流官制地日宽。至清朝末年，仡佬族地区绝大部分归属流官统治。

清朝灭亡，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加速侵入中国，各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地掠夺西南地区的资源，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仡佬族及其他各民族承受着封建地主阶级、国民党军阀、民族资本家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多重剥削和统治。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仡佬族曾被置于汉代的郡国并立，两晋南北朝的郡县与大姓并治，唐宋时期的经制州、羁縻州和邦国并存，元明清三代的土流并治和“改土归流”等复杂多样的统治方式下。仡佬族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是贵州历史的见证人。

三、斗争与新生

仡佬族先民在历史上一直受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他们深受苦难，但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

秦开五尺道，王朝势力伸入濮人地区，巴蜀两地有权势者，沿道路两侧捕捉仡佬族先民转贩为奴隶。汉武帝为控制夜郎，又征调了汉中、巴蜀、广汉、蜀郡四郡兵民修建自僰道深入濮人腹地——牂牁江的通道。两三年内，筑路人员、戍守军丁、运输粮饷物资的车马络绎不绝，对沿线濮人骚扰不已。仡佬族先民们为免遭贩卖为奴的厄运和能够安定的生活，纷纷进行武装抵制，拦阻截夺王朝军官及其辎重。这些举动成为汉终止修筑这条通道工程的原因之一。

彝族先民氐人于东汉时，自滇东渐向黔西推移，与聚居当地的濮人接触。起初，双方盟约，划分地界互不侵犯。后，氐人首领违约，以剽悍骑士不断袭击、攻打濮人，占据大片濮人居住区域，众多濮人死于戈矛之下，或被强制为奴。

诸葛亮平定南中，在濮人（或僚人）地区设置庲降都督（先治平夷,后移味县),对僚人实行军事控制。牂牁、兴古郡的僚人不甘屈服，群起反抗。庲降都督马忠令部将张嶷统领大军镇压，又命彝族首领济火出兵助剿。僚人战败， 2000 余波浮人口全部押往汉中。济火因此功劳，加上曾为诸葛亮擒孟获

出力，受蜀汉器重，被封为罗殿王，取得了对境内仡佬族先民僚人统治的合法权。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王朝力弱势微，北方各族崛起，南方群雄争霸，中原长期动荡不安。偏处西南的僚人乘隙北移。众多人口从贵州高原扩散至秦岭南北，《魏书》载“自汉中达于邛笮一川洞之间，所在皆有”。成汉政权的君主李雄派兵攻宁州，诸郡悉平，复派大军攻牂牁郡。郡守谢恕率僚人军民坚守不屈，成汉军因粮尽被迫撤离。僚人以英勇的战斗维护了牂牁境内的短期安宁。李势统治，十分骄淫，“常杀人而取其妻”，僚人不堪凌辱，群起反抗，攻破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诸郡县，各地守军纷纷败逃，成汉政权在各地僚人的攻击下溃亡。南北朝时期，统治者腐败残暴，每每将今四川境内的僚人地区，作为掠夺人口和财富的重要基地。梁武帝肖衍暴虐无行，常借故出兵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稗润”，① 将大批僚人掠卖为奴赚取钱财，朝廷和官员们以此获取巨利。后周统治者甚至每年都要出兵进行一次大规模掠夺，“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还把这种掠作贱隶的仡僚人专称为“压僚”。一批专门从事人口贩卖的商人亦应运而生，他们从官军处低价买来僚人，高价转卖于内地，形成“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② 的局面。北魏以元法僧为益州刺史，其人贪婪凶残，对僚人大肆搜刮、任意欺压，僚人忍无可忍被迫武装反抗，并联合梁军一起攻打城池，迫使北魏派使安抚方得以平

① 《魏书》，卷 101。

② 《通典》，卷 187。

息。北魏见梁、益二州难以控制诸僚，特于僚人聚居区设置巴州，专事扼制僚人。孝昌（525—527）时期，巴州刺史严始欣贪暴成性，僚人不堪其苦，聚众围攻巴州，严始欣龟缩城中不敢出，朝廷派人“勉谕”僚人，始解巴州之危。

唐宋时期，广大仡佬族人为反对官府的掠夺、欺凌，展开前赴后继的抗争，遭到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屠杀。唐高祖、唐太宗时，巴州、眉州、洪州、雅州、益州、巫州、钧州、明州、洋州、集州、壁州等地仡佬族人相继起义，朝廷调集大军镇压。在官军残酷镇压之下，广大仡佬族人惨死于刀光剑影之中，大批花佬族男女被俘虏，遭受虐待，转卖为官绅奴仆。如益州行台郭行方从洪、雅二州掳走男女5000口，夔州都督齐善行从巫州掠走男女3000余口，广州都督党弘仁从罗、窦等州掠走7000余口。起初，在地方官员对仡佬族人施用暴力时，唐太宗尚感不安，曾指责有关官员说：“当附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① 后来，朝廷为再次征伐高丽，大肆征派人民造船“剑南诸僚皆半役”。②众多仡佬族男子被强行征调，离乡背井前往服苦役，严重影响了仡佬族人的生产和生活。雅、邛、眉三州的仡佬族人“不堪其扰，相率叛”。这时的唐太宗就不再奢谈仁政，立即诏调两万官军对仡佬族人施行大屠杀。仡佬族人在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时期，遭到王朝空前规模、大范围的频繁围剿与屠杀，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为严重的摧残，严重影响了仡佬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上元二年（761），纳州仡佬族人攻打官府，焚烧府库，唐玄宗诏黔州

① ② 见《新唐书·南蛮下》。

都督发兵镇压。宣宗（847—859）大中末年，昌、泸二州的刺史用劣质缯帛和绵羊强行向仡佬族人换取米麦，每斛米麦所得价值不足其一半，仡佬人遂相行起义，推始艾为王，攻打官府，后被诱降，大小首领被害 70余人。北来熙宁六年（107），辰州豪民张翘恣意横行，凌辱仡佬人。仡佬族人忿极，起而将其诛杀，受到官兵追剿。仡佬族人被血洗后，朝廷于所攻占的南江州峒置沅州设官统治。北宋末年，朝廷派冉守忠“镇守夷僚”，赋与对仡佬族人“便宜行事”的特权。南宋建炎三年（1129），仡佬族人在任政隆（浑名叫金头和尚）率领下起义，攻及思州、涪州、渝州等地，遭到冉氏的大军镇压。淳熙四年（1177），冉守忠重孙冉桂森攻入珍州。在旷日持久，波及黔东北广大区域的战争中，成百上千的村寨被焚毁，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论佬族人惨遭杀戮。在官军斩尽杀绝的腥风血雨中，少数人躲入山洞，或藏于粪坑，或钻进枯树洞内才得以幸存，传延后代。幸存者大多遁迹边远山区的深山丛林之中，他们及其后代被称作“古老户”，过着极端贫困且世代受人歧视的生活。民间称这段“平南僚”的历史为“赶苗拓业”或“追苗赶汉”（这里的苗系对少数民族的泛称）。每每叙及这场浩劫时，仡佬人无不有一段祖宗所传惊心动魄的惨痛回忆与辛酸传说。

元宪宗遗兀良哈台督兵进西南，在其出乌蒙渡泸江时，受到仡佬族人抵抗，结果，川南的三座仡佬族人所建城镇居民惨遭屠戮。城外仡佬族人含愤报复，多次组织夜袭，从元军营中夺走战马 1700 余匹。至元二十七年（1290），黔中地区论佬族人深受军役军赋之忧，“怨深于骨髓”，组织 3000 人一举攻下顺元城（今贵阳市），斩杀贪官污吏若干。朝廷调集大军征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